

铁中

【个人记忆】

□许志杰

他就认出我了，好一阵寒暄亲热。这一路他把我这个铁中师兄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本来有些难熬的长途火车旅行，一下子变成铁中老同学的叙旧之行。车到兰州，他又把我送出站口，依依不舍，期待着下次我们再在这趟火车上相见。

我对坊子铁中的历史不甚了解，听说是脱胎于1953年创建的铁路小学，当时叫铁小，1972年添加初中部，改为铁路职工子弟学校。两年后再上一层楼，创建高中部，坊子铁中这块牌子才挂了出来，并形成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个层级。最初在铁路学校上学的都是铁路职工子弟，而且以非农业人口的铁路家属为主。那时候，每个村都有学校，又不是多么重视师资和

教学质量，孩子上学还是以本村为主，我也是一直在村里上学。

读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那年，父亲让我转学到坊子铁小，我当时的对立情绪别提有多激烈了。村里那么多小伙伴，就我自己转学，真不愿意离开他们。还有就是离家远，从家到学校近7公里，每天一个来回，实在太练腿。当然，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，一个下雨的秋天，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，来到了坊子铁小。一个十岁的男孩从此开始了孤独求学路。刚开始也没什么代步工具，就是下步量，尤其是冬天大雪纷飞的日子，一个人沿着铁路线去学校，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感动。难熬的是中午放学，人家都回家吃饭，学校没食堂，我就一个人拿着母亲包好的干粮在操场上转着圈吃。有时候母亲会给我两毛钱，学校附近有一个铺子，一毛二分钱买两个硬面火烧，八分钱买一把炒熟的花生，边吃边在街上溜达。那时候，心里满是委屈，离家近多好啊，转学回村的念头久久无法平静。下午放学，其他同学在校园玩耍，或是结伴回家，我得疾步往家赶，再晚天就黑了，母亲还挂着呢。真的是万千惆怅、万般无奈。后来，我们村到铁中读书的孩子多了，我也不再那么孤单寂寞了。

那年月，铁路部门财

大气粗，铁中包括初中、小学的老师，多是分配到铁路行业的知识分子。这些老师读书多、见识广，教起书来有板有眼、条理清晰，在教育极端不被重视的“文革”时期，我依然学到了很多至今受用的知识。记得教英语的张老师，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。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天早晨，张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，老先生泪流满面，悲伤之情令学生动容，我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就是跟着张老师建立起来的。据说张老师大学学的是俄语专业，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被总理接见过。如此大材，落到铁中，只有那个畸形的时代才有这样的怪事。另一位张老师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。张老师有一绝，查字典顺手打开，基本就是那一页，我学到现在还是不灵，辜负了张老师的栽培。

一晃40年，真快。包括铁中在内的铁路系统各个类别的学校，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撤并转，成了永久的记忆。作为铁中的学生，是有必要聚聚，说说那段带着我们年少青春的铁中岁月，口口相传，历史就会续存下去。

情之所至，记下点滴，献给那些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“铁中”，还有我的老师、同学……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，出版作品多种)

或许是中原地区名胜古迹众多的原因，河南孟津县白河乡铁树村有一景点时常被外地游人错过，这就是汉武帝刘秀的原陵，俗称“刘秀坟”。

刘秀坟有一大怪异。历代皇帝选择陵地，通常背山面河，以开阔通变之地形，象征其襟怀博大、驾驭万物之志，可光武帝刘秀这堂东汉开国之君却埋在了低平的黄河岸边，北去360米便是黄河大堤，随时面临着被滔滔黄河吞噬的危险。由于埋得太低，皇陵竟被直呼为“坟”，状同平头百姓。且不论皇家颜面如何，就是这“枕河蹬山”之墓，难道不怕喜怒无常的黄河惊驾？这其中的奥秘何在？

导游员告诉我们，这当中有个流传了上千年的传说：刘秀原本打算在北邙山顶上建造寝陵，可一直没敢跟儿子刘庄说。因这汉明帝刘庄生就爱跟老爹作对，刘秀让他往东，他偏往西，叫他打狗，他偏撵鸡。刘秀担心，即使自己在邙山上建起陵寝，身后儿子也会犟着劲儿把他葬在黄河滩上。于是，弥留之时，当刘庄问他想在何处安寝时，刘秀故意说：父皇我命中缺水，你把我葬在黄河当中吧。未承想，刘庄一辈子没听老子的话，这会儿良心发现了，竟一口答应：父皇放心，不孝儿一定照您的意思办！可怜个刘秀哭笑不得，遂呜呼哀哉。之后，刘庄果真命人将刘秀的灵柩投放进汹涌的

刘秀坟的传说与联想

【谈古论今】

□于永军

黄河之中。据说，当刘秀的灵柩刚一落下，黄河便立即向北滚去，灵柩落地处立即变成了干燥的河岸，接着刮起了一阵旋风，旋风夹着沙土旋成了一个大冢。就这样，刘秀坟便坐落在了邙山与黄河之间。

刘秀坟的传说倘若真实，这刘秀就可谓犯了经验主义错误，吃了惯性思维的亏。在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古国里，依自然界的时序、韵律、节奏生活，很容易生发出以经验为主导的习惯性思维，以致主观意识里时常闪现出一些看似必然实则谬误的联想。翻开史书，观察现实，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：赵括纸上谈兵是也，宋江复制招安是也，苏轼错改菊花诗亦是也，包括现时一些“你扶了就是你撞了”、“他升了因为他有门路”之类的偏见，皆属于此列。网上看过这样一则笑话：假如潘金莲不开窗户，不会遇到西门庆；不遇西门庆，不会出轨；不出轨，武大郎不会死，武松不会被逼上梁山；武松不上梁山，方腊不会被擒，可取得大宋江山；方腊上台，不会有靖康耻、金兵入关，不会有大清朝；不会闭关锁国，不会有鸦片战争……这等回溯式的假设，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成分，事实上未免过于荒诞。因为现实生活是丰富的，人的思

维是能动的。面对发展着的社会和客观事物，无论是以今人的眼光评说古人，还是以固化的经验框定现实，都容易出现偏离实际的错误。刘秀坟的传说，不失为一个警示。

其实，刘秀坟的传说，只是当地人成心营造的一个遐想。事实上，“不以山为陵，陂池以裁水”是刘秀本人的意愿。刘秀这个农民皇帝一生喜欢险中求胜。昆阳之战，以不足2万兵力大败王莽42万大军。对自己身后的栖居地，显然也要显露一下“与众不同”。从公元50年开始，刘秀就在北邙山与黄河之间修建陵墓，并嘱咐负责修建陵园的窦融，他的陵园“所制地不过二三顷，无为山陵，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”。就是说他的陵地面积大约九十亩，不以山为陵，且要建在河边。两千年来，黄河数次易道而流，泛滥的河水淹没了良田农舍，而刘秀坟却一直安然无恙，这表明选陵黄河滩是刘秀一生所作出的又一个正确决定。尤显远见的是，刘秀坟从未被盗过。这当中除了随葬品“含金量”不足之外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坟墓位于黄河滩，地下几米就是流沙结构，盗贼即使有想法也无法办法。

恰从这个角度上，关于刘秀坟的传说，我想，其现实意义，并不仅仅限于营造一下思古幽情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)

【性情文本】

做家务

□火锅

我做家务算是比较早。十岁的时候休学一年，除了自己洗衣服，还雄心勃勃地开始学习做饭，而且立志要做和妈妈做得非常不一样的饭。因为，天底下可以吃的东西那么多，为什么我们总吃黄瓜炒鸡蛋、青椒炒肉丝？然而没有几次就被爸爸打击了，导火索是我新开发的一个菜品：茄子炖黄瓜。其实我思考得相当周到，考虑到两种蔬菜熟的速度不一样，我把黄瓜整个儿切成了三四厘米长的段。我爸爸用筷子挑了一根说不上是黄瓜还是茄子的黑乎乎的东西，勉强吃了下去，尽量克制地说：这两种菜怎么可以放在一起？

一句话打击得我放弃了在做菜上的追求。再开始大规模做菜要等到我的十年大学期间了。读了十年大学，当然有十个暑假。每个暑假都是我妈妈最忙的时候，所以家里的家务我就承包了。早晨我妈妈做好饭去上班，我起床后吃饭、刷碗，戴着草帽去门口的小街上买菜回来洗衣服、拖地、归置各种闲散物品。说起来非常怀念那时候的水泥地，布拖把拖完之后颜色深了一层，自来水的水汽一蒸发，屋子里就像开了空调一样凉爽。做完了这些事我就开始辅导弟弟学习，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刚开始读初中，我主要是辅导他的英语。我是个非常严厉敬业的家庭教师，有时候还会用体罚的方式。我弟弟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，一边哭一边还抽噎着背单词。前几天开始辅导儿子荷包学英语，也是烈日炎炎，也是拉着窗帘，也是桌子上放着半拉西瓜，面前也是个傻乎乎的小男孩，几十年的时间好像被人用剪刀一下子剪掉了一样。

辅导完了就忙着去做饭。做饭这个事我特别喜欢。其实真的学会做饭之后，对开发新品种就不是那么有兴趣了，而首先是要把几个经典家常菜做出水平来。我和弟弟特别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和炒茄子，这两道菜我做得出神入化。后来和荷包爹认识后一起做饭吃，他做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，做法和我的不同，他是要在西红柿里放糖和醋的，吃起来别有风味，特别下饭。我做了一道拿手的炒茄子，据他后来说吃了一口之后就立志要娶我做老婆。第二天他也做了一道茄子，茄香浓郁，绵软悠长，我为之惊艳，直到现在还常常央求他来一个“销魂茄子”。我们俩的婚姻大事基本上就奠定在西红柿炒鸡蛋和炒茄子上。

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做饭最痛苦的事是皮肤对油烟过敏。开始的时候我大夏天也戴口罩炒菜，发现没有用后毅然上了塑料袋，鼻子上剪出两个孔来，还是无效之后我灵机一动，发现家里有一个不知道谁丢下的摩托车头罩。有一次正热火朝天地炒着菜，有同学来访，我顶着头罩出去开门，吓了人家一跳自己还浑然不知。有了抽油烟机之后，此病不治而愈。

读完十年大学后就结了婚，在小家庭里开始独立的家务事业。经常在做着某事的时候记起我妈妈当时是怎么教导我的。比如切菜的时候左手要扣起来，右手拿的菜刀要沿着左手的指关节朝另一个方向微微斜着切，这样就永远不会切到手指。我的刀工算是练出来了，一根黄瓜可以刷刷刷连续切完又厚度均匀。

其实我今天想起来写关于家务的文章，是因为昨天晚上给荷包缝小饭桌要用的裤子。他总是把床单蹬得皱成一团，所以我干脆把床单缝到裤子上去。我穿针的时候先把线头放到嘴里抿一下，再眯着眼睛穿到针鼻里去。这动作我做起来毫无感觉，荷包却说：呀，真脏，妈妈你为什么要吃线？我想了想，说：因为你姥姥就是这么教的我。

想起来小时候，家里的女人们系着围裙，一天到晚在厨房里出出入入，是小孩子写作业、玩游戏的恒定背景板。没有天然气，没有各种电饭锅、料理机，好在生活节奏慢，日子反而觉得悠长。

家务活是世界上最看不出成效的活儿，是永远干不完的活儿。衣服洗干净了，明天还会脏。中午做了饭，晚上又饿了。饶是我这样不喜欢出门看世界的宅女，家务做久了也会向往一下诗和远方。中年女人的诗和远方是不容易的，策划这样的戏剧一定要严密，设置好各种功能性角色，然后让自己一人分饰多角，因为不再有自愿为中年女人配戏的人，而我们也不应该再去遭遇失望。

小时候最喜欢睡觉前蜷在被窝里的那段时间。躺在简陋的硬板床上，看着屋顶，想象着自己在一个美丽精致、堆满了各式玩具的床上，当然，我的想象里既没有hello kitty，也没有芭比娃娃，因为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想象里加上了剧情，我反正永远是那个最可爱、最美丽的公主，铁打的公主，流水的王子，故事的类型差不多包含了现在网文的玄幻、仙侠、修真。今天忽然想，活了四十年，亲手制造了不少戏剧事件，却都是对小时候幻想故事的解构和反讽，由不得笑叹一声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电影学硕士导师)